

東西方民衆的差別：加拿大黑歷史－種族滅絕罪行

當人心出來問題，那麼就太問題了

5月底加拿大卑詩省爆發一所廢棄的原住民寄宿學校“坎盧普斯印第安寄宿學校”地底下，開挖出215具兒童遺骸，最小年紀的兒童僅有3歲，令國內外震驚。圖為另一所寄宿學校 Bishop Horden Memorial School，孩子們在睡前祈禱。



“加拿大歷史中最陰暗的一頁...轉型正義的一天是否可能到來？”5月底加拿大卑詩省爆發一所廢棄的原住民寄宿學校“坎盧普斯印第安寄宿學校”地底下，開挖出215具兒童遺骸，最小年紀的兒童僅有3歲，令國內外震驚。

這所隸屬於天主教會的印地安寄宿學校建於1890年，專門提供給蘇斯瓦族兒童就讀。1920年代開始，加拿大政府實施“強制上學法”，原住民兒童就強制從父母身邊被帶走，集體住校，美其名是要學習新文化，實則剝奪孩童接觸母語和原生文化的機會，來達成控制與統治的目的。

加拿大政府針對原住民兒童強制就學政策一直實施到1996年，長達百年之久，許多倖存者都仍在世。這起事件，在迫使加拿大政府再次面對過去暗不見光的殖民統治歷史，教宗也對此發表談話。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兒童骨骼？他們如何死亡？生前受到如何對待？這起事件是否只是殖民統治的個案？難道天主教會不用負責嗎？都將在本集整理爬梳。



圖為6月6日加拿大的國家冰球聯盟競賽會場，215雙小孩鞋子被放置在座位區，以紀念這些喪命的兒童。

惡名昭彰的同化政策：“印地安人寄宿學校系統”

5月27日，加拿大各家媒體紛紛報導，一個蘇斯瓦族權益團體Tk’emlúps te Secwépemc Nation指出，在坎盧普斯印第安寄宿學校(Kamloops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)地底下發現了215具兒童遺骸。此事一出，不僅震驚加拿大本地，包括美國、澳洲等國家，也都再次讓人想起過去不正義的原住民族殖民統治政策。

這所學校，原本是在1890至1969間由天主教無玷聖母獻主會所經營，其後由聯邦政府接管，並在1978年關閉。坎盧普斯印第安寄宿學校從1920年開始配合政府政策，強制將蘇斯瓦族兒童帶離家園接受教育。它也曾是加拿大最大的寄宿學校，在1950年代註冊人數高達500人。

Tk’emlúps te Secwépemc表示，他們透過雷達發現這群埋在地底下的兒童遺骸。但這可能還不是全部。根據許多資料所拼湊出的狀況，這所學校過去曾有大量失蹤的學童，至今仍

下落不明，到目前為止，僅能辨識出骨骸中有51人，喪命于1919至1964年間。

類似的“印

唐同誥評論東西方民衆的差別

我的“缺點”是上海人說的：“講事實時，‘不軋苗頭’。”

(1)我只講事實，常常與領導的意志背道而馳：加拿大議會全體通過說“中國滅絕新疆少數民族”，我回答說“沒有看到這類罪行，而且，現在也沒有哪國總統這樣說過‘中國是滅絕新疆少數民族’”。

(2)現在發現，僅僅一部分，加拿大過去有一群人，把大批少數民族的“兒童活埋”，這才是真正“滅絕少數民族”，才應該譴責。加拿大議會譴責了嗎？

(3)過去在中國，我可以不說，但不會跟着領導瞎吹，政治人物一般對我不會滿意。

(4)我說了“東西方民衆的差別”，是表明“信基督教與信佛教一樣，也會有人壞事！”

唐同誥



地安寄宿學校”，在全加拿大還有很多。根據紀錄，約有三成的原住民兒童——也就是15萬人——曾就讀過這類專門開給印地安兒童的學校。並且，坎盧普斯印第安寄宿學校的死亡案例並非個案，根據多方資料顯示，在“印地安人寄宿學校系統”(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)實行的百年間，約有4至6千名兒童在學期間失蹤或死亡。

類似的“印地安寄宿學校”，在全加拿大還有很多。根據紀錄，約有15萬人曾就讀過這類專門學校。並且，坎盧普斯印第安寄宿學校的死亡案例並非個案，在“印地安人寄宿學校系統”(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)實行的百年間，約有4至6千名兒童在學期間失蹤或死亡。圖為1937年坎盧普斯學校的大合照。

加拿大政府最早的印地安住校政策，推斷可能從19世紀初就已開始，因為目前記載最早一所印地安寄宿學校出現在1831年，但真正的法源依據，則要等到1876年《印地安法案》(Indian Act)才正式開始。這個法案內容有諸多要求同化原住民的內容，保留區生活，也就是所謂的種族隔離政策。

而到了1894年，加拿大政府通過《印地安法案》修正案，要求16歲以下印地安兒童必須要到日間部學校、職業學校，或者是住校就讀。這些學校雖然是政府資助成立，但是實際上是由天主教會來管轄與執行。目前已知在加拿大的印地安住校數量有130所，其中最全盛期是在1930年代，當時有高達80間學校都在營運中，幾乎每個省都有這樣的學校。整個印地安隔離教育政策在1996年才終於結束，也等於從政策實行到終結已有百年之久。另外，由於結束時間至今僅25年，許多就讀過的倖存者至今仍在世。

對近代帝國主義或殖民歷史熟悉的人而言，這項政策顯而易見地目的之一，就是要進行同化教育。孩童被帶離原生家庭，在寄宿學校內不被允許說母語、信仰原生宗教、瞭解原生文化等，用

遠之處，讓父母們難以探視。

在寄宿學校內不被允許說母語、信仰原生宗教、瞭解原生文化等，用意當然也是在破壞文化、控制民族。從今日的觀點而言，早就構成嚴重的文化種族滅絕政策。有些學校甚至會特意建在離部落遙遠之處，讓父母們難以探視。

而在“文化清洗”的目的下，其所施行的實質手段，更有許多建立在將“原住民”排除在“人”的應有對待上，比方說完全非人道的校園環境。這些學校因爲天高皇帝遠，政府也不太管，孩童的父母也無法就近確保教育品質，學校內常出現有大量的強迫勞動、虐待、性侵、醫療資源不足等問題。

根據2008年，加拿大成立的“真相與和解委員會”(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，簡稱TRC)所進行的研究指出，大多這些學生被送到寄宿學校後，挂羊頭買狗肉的狀況非常多，有多數證言表示孩童並非在學校接受教育，而是接受大規模的勞動剝削。研究者也發現，多數寄宿學校附近都有大型墓地，在許多口述訪談中有提到自己的親人或同學死後遭掩埋。理由大多是衛生環境不佳導致流行病肆虐，而有大規模死亡案例；除此之外也有孩童遭虐待致死、也有性侵的問題。更曾發生過不堪虐待、性侵逃跑而死亡的兒童，會被集體掩埋等情事發生。

這些原住民兒童死亡的悲劇，是否只是系統中的一小塊缺失？對於倖存者而言，寄宿學校美其名是要讓原住民能融入主流社群，但實際上百年過去，原住民族依然無法融入白人社會。

與許多有原住民的國家一樣，即便到了今日，長期的社會歧視依然很深，這群被原生和外來文化都排除的孩童在長大後，既無法回到原鄉生活，也無法融入主流社會。

與許多有原住民的國家一樣，即便到了今日，長期的社會歧視依然很深，這群被原生和外來文化都排除的孩童在長大後，既無法回到原鄉生活，也無法融入主流社會。

哀悼者，手持印地安手鼓進行紀念儀式。

這些原住民兒童死亡的悲劇，是否只是系統中的一小塊缺失？對於倖存者而言，寄宿學校美其名是要讓原住民能融入主流社群，但實際上百年過去，原住民族依然無法融入白人社會。

傷痛難以抹滅的歷史證言

根據《衛報》報導，1954年，原鄉在魁北克部落，年僅5歲的喬尼斯賽加納什(Jonnish



Saganash)被送到安大略省的一間寄宿學校就讀。然而在一年後，喬尼斯就感染風濕熱死亡，他被埋在學校附近的無名墳墓當中。

就在坎盧普斯遺骨事件爆發後，這個家庭又再次想起喬尼斯的往事，也得知自己的孩子不是唯一一個死於寄宿學校的孩子。喬尼斯的哥哥羅密歐(Romeo Saganash)說：

“這起新聞再一次像毀滅性打擊一樣，讓我們家族被迫想起那段往事。”

羅密歐自己也是寄宿學校的倖存者，他說他在學校知道很多這樣的人——從學校中消失，或者後來再也沒有回到家里的同學們，而且他們很多人都遭受了肢體或精神虐待，甚至也包括性侵。

在坎盧普斯學校附近，紀念者架起的十字架，並挂著象徵小女孩的紅色兒童洋裝。

除了羅密歐，在寄宿學校倖存的原住民證詞，以及歷史文件記錄，也都揭示了這些兒童百年來如何在機構內死亡。像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間，艾柏塔省一所寄宿學校校長在一封



信中寫道：“我們沒有隔離病房，也沒有任何類型的醫院設備。死者、垂死者、病人和康復者都在一起。”可以推斷在當時校園內的醫療環境，幾乎是讓孩童自生自滅。

也有許多證據顯示，許多兒童的死亡與校內相互傳染的肺結核、麻疹有關。而根據加拿大國家檔案館保存的一份“銷毀文件清單”，聯邦政府清除了坎盧普斯寄宿學校，還有三卷葬禮登記記錄。也就是說，這些孩童的死無法全然推諉給機構本身，聯邦政府也應負完全的責任。

另外，倖存者口述中，也有許多人提到，許多孩童的死亡源於受不了學校虐待而自殺，有的孩子上吊，或者因試圖逃跑而淹死在學校附近的河中。這些遺體也都會被掩埋在校園附近的墓地。根據《CNN》報導，一位倖存者麥克勞德(Harvey McLeod)說，數十年來他和他的同學們都會想，當年那些失踪的朋友和同學，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：

“當他們再也沒有回來，我們都偷偷為他們感到高興，我們總是會猜想，他們一定是成功逃走了。就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”

“當他們再也沒有回來，我們都偷偷為他們感到高興，我們總是會猜想，他們一定是成功逃

